

张恨水文集



散文

前 言

张恨水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原名张心远，安徽省潜山县人。一八九五年生于江西广信，一九六七年病逝于北京。张恨水先生一生共创作一百二十余部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杂文，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

张恨水先生创作的《明春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曾经名噪一时，人人传阅。他十分熟悉旧中国的市民生活，对底层社会小人物的举手投足、情趣追求描写得呼之欲出，创造了很多成功的形象，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张恨水先生的作品曾多次出版，此次重新出版他的作品，我们挑选了张恨水先生的代表作，旨在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精品阅读选本，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在编辑过程中难免疏漏，在此敬请读者谅解。

编者

一九八七年

目 录

两都赋

燕居夏亦佳	1
白门之杨柳	3
日暮过秦淮	5
翠佛行人首	7
面水看银河	9
奇趣乃时有	11
翁仲揖驴前	13
归路横星斗	15
秋意侵城北	17
风飘果市香	19
顽萝幽古巷	21
乱苇隐寒塘	23
入雾嗟明主	25
听鸦叹夕阳	27
风檐尝烤肉	29
碗底有沧桑	31

盛会思良友	33
黄花梦旧庐	35
窥窗山是画	37
影树月成图	39
江冷楼前水	41
春生屋角炉	43
年味忆燕都	45
清凉古道	47
冰雪北海	49
市声拾趣	51
 西游小记	 55
 蓉行杂感	
驻防旗人之功	147
桐花凤	148
武侯祠夺了昭烈庙	149
夜市一瞥	150
茶馆	151
厕所与井	152
安乐宫	153
王建玉策	154
川戏《帝王珠》	155
手工艺	156
杨贵妃惜不入蜀	157
由李冰想到大禹	157
 东行小简	 161
西北行	185
敦煌游记	204

上下古今谈

《上下古今谈》开场白	211
王猛之子求富	212
过分恭维	213
家珍一联	214
《绿野仙踪》	215
“过年过得好?”	216
香蕉会断绝吗?	217
回忆二十年前	219
打獾子	220
豆皮专家	221
明珠乃有此儿	222
儒家说圣贤有过	223
禁戏	224
对此蛆虫	225
鱼龙寂寞秋江冷	226
爱屋及乌	227
读书难莫劝人读书	228
“现实”	229
“一壶千金”	230
“送财神来了”	231
借元宝	232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	233
几人识得金圣叹	234
穷亦多术矣	235
别拿古人开玩笑	236
读元遗山诗	237
清初文化与政治	238
批评家之不能存在	239

袁八股文·····	240
马骨头的幸运·····	241
陶潜之瑕·····	242
《水浒》讥笑王安石·····	243
一马不行百马枕·····	244
大雅云亡·····	245
骆驼穿针眼·····	246
吊陈独秀先生·····	247
卢沟晓月及其他·····	248
金牛道·····	251
晚香玉花下·····	252
小乔墓联·····	253
割肉喂虎·····	254
猪八戒与苏张·····	255
宰相同乡·····	256
送卖糖人诗·····	257
韦驮金刚之争·····	258
壁上观·····	259
掌柜报帐制度·····	260
“我只在水里等你”·····	261
天安门（一）·····	262
天安门（二）·····	264
天安门（三）·····	265
曹操何以赎蔡文姬·····	267
浩然有去志·····	268
十二花神·····	269
饭桶当骨董使用·····	270
“群小”·····	271
罗汉堂·····	272
“亡国者与役处”·····	273

凉风驱蝇·····	274
中国之宝·····	275
表现·····	276
孔夫子不走路·····	277
“世家”·····	278
难乎其为阿二·····	279
请君入瓮·····	280
萧衍心虚·····	281
新文艺家写旧诗·····	282
北平东兴楼·····	283
保甲制度在《水浒传》里·····	284
汉文帝柔服赵佗·····	285
通俗文的一道铁关·····	286
“朱云槛”·····	287
“移吾床远客”·····	288
袁世凯所看的一张报·····	289
刮骨疗毒·····	290
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	291
消遣法·····	292
春联忆旧·····	293
苏三拾着了公道·····	294
“有题”·····	295
春雪的寿命·····	296
龚芝麓善于挨骂·····	297
岂止“咽不及舌”？·····	298
并不新鲜的故事·····	299
一字为一事·····	300
“狮狐”·····	301
獭祭文章是珍品·····	302
你也在“咬菜根”吗？·····	303

文字被窃(上)	304
文字被窃(下)	305
北平情调(上)	306
北平情调(下)	307
建筑之势	308
宰相衙中鹤	309
也吊屈原	310
刘邦读书	311
梦棺得官	312
冯道的活	313
文卷上看士气	314
照方炒肉的科学精神	315
让他一生不识太行山	316
马谡多矣	317
侑生	318
赶场的人	319
“但书”与月饼	320
“君有病君自治之”	321
出洋应当先知道中国	322
蒲松龄一类的文人	323
秦亡而楚不存	324
身后是非	325
元代词曲何以盛行	326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327
书生作官	328
八十一岁结婚	329
孔子绝粮的态度	330
眉毛	331
人生无非一台戏	332
犬吠侍郎	333

文章有得失吗？	334
梅兰芳与周作人	335
清光绪不玩木瓜	336
寒潮里想黄仲则诗	337
当奴才亦复不易	338
辜鸿铭决不会再生	339
历史上敢言者几人	340
忆南朝金粉	341
驴代犬吠	342
焚纸钱送父母官	343
凤还巢的故事	344
要作声别长作声	345
朱柏庐格言	346
赶场的文章	347
姜维的精神	348
新龟兔竞走	349
趣味为事业之田	350
穷可工窘不能工	351
言语自外来	352
唐诗别解	353
大炮孟子	354
楚王与楚人	355
上海人的生意经	356
名将从来不理财	357
共诛暴秦之后	358
为人应当接受批评	359
唐诗人的房荒感	360
猫鼠同乳	361
还是唐有诗人	362
中国民族素质不弱	363

红纸贴能治病·····	364
王凤姐点戏·····	365
父田兄弟之间·····	366
儿童读物之毒物·····	367
李渊掩耳盗铃·····	368
孔陵无荆棘·····	369
王麻子精神·····	370
康有为与王安石·····	371
天未尝亡项羽·····	372
孔雀与苍鹰·····	373
孔子相夹谷·····	374
赵孟頫与谢枋得·····	375
想起虞芮争讼·····	376
洪北江与袁子才·····	377
鸦片式的文章·····	378
对《左传》与《战国策》之感·····	379
虽多亦奚以为·····	380
丹书铁券·····	381
疯子与傻子·····	382
候补道·····	383
何以人心思汉·····	384
刘备违背民心而死·····	385
玩菊花自亦有道·····	386
象祠与蚩尤庙·····	387
京戏《双摇会》·····	388
和平养无限天机·····	389
落叶飞来怕打头·····	390
天下有道苏秦不出·····	391

山窗小品

序·····	395
短案·····	396
涸溪·····	397
竹与鸡·····	398
泥里拔钉·····	399
野花插瓶·····	400
珊瑚子·····	401
断桥·····	402
雾之美·····	403
虫声·····	404
秋蛩·····	405
晚晴·····	406
蒲草·····	407
鸡鸣声中·····	408
金银花·····	409
待漏斋·····	410
贵郃·····	411
贼郃·····	412
天河影下·····	413
劣琴·····	414
愚贩·····	415
购《两当轩集》者·····	416
麒麟花·····	417
小紫菊·····	418
猪肝价·····	419
手杖·····	420
余之马褂·····	421
养鸡·····	422
种菜·····	423
鬼扯·····	424

昼晦·····	425
苔前偶忆·····	426
忍也忍也·····	427
埋葬·····	428
苗文夷文·····	429
路旁卖茶人·····	430
农家两老弟兄·····	432
儿时书·····	433
吴旅长·····	434
对照情境·····	436
《长生殿》《桃花扇》合刊本·····	437
冬晴·····	438
跳棋·····	439
建文峰·····	440
禾雀与草人·····	441
斑鸠之猎取·····	442
忆车水人·····	443
耙草者·····	445
疗贫之铭·····	446
月下谈秋·····	447
劫余诗稿·····	449
小月颂·····	451
另一山窗·····	452
断桥残雪·····	454
果盘·····	456
杜鹃花·····	457
除夕苦忆·····	458
忘答谢·····	460

张恨水小说创作年表·····	543
----------------	-----

“此开卷第一回也。”我并非那样不自量，上比汉班固，晋左思，赋什么两都与三都，反正现成的题目，借来一用而已。这里所谓两都，是指北平与南京，这两个目的地，不是咱们昼夜盼望着早日收复回来，好旧地重游的吗？咱们只当是星光下乘凉，茶馆子摆龙门阵，偶然提到了这两处，悠然神往一下，倒也不失北马思乡之意。赋者，叙其事其景也，诗既可以语体，赋又何妨照方一试？这就是区区命题本意。交代明白，这儿就归入正文啦！

燕居夏亦佳

到了阳历七月，在重庆真有流火之感。现在虽已踏进了八月，秋老虎虎视眈眈，说话就来，真有点谈热色变，咱们一回想到了北平，那就觉得当年久住在那儿，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用说逛三海上公园，那里简直没有夏天。就说你在府上吧，大四合院里，槐树碧油油的，在屋顶上撑着一把大凉伞儿，那就够清凉。不必高攀，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院子里也少不了石榴盆景金鱼缸。这日子石榴结着酒杯那么大，盆里荷叶伸出来两三尺高，撑着盆大的

绿叶儿，四围配上大小七八盆草木花儿，什么颜色都有，统共不会要你花上两元钱，院子里白粉墙下，就很有个意思。你若是摆得久了，卖花儿的，逐日会到胡同里来吆唤，换上一批就得啦。小书房门口，垂上一幅竹帘儿，窗户上糊曹五六枚一尺的冷布，既透风，屋子里可飞不进来一只苍蝇。花上这么两毛钱，买上两三把玉簪花红白晚香玉，向书桌上花瓶子一插，足香个两三天。屋夹角里，放上一只绿漆的洋铁冰箱，连红漆木架在内，只花两三元钱。每月再花一元五角钱，每日有送天然冰的，搬着四五斤重一块的大冰块，带了北冰洋的寒气，送进这冰箱。若是爱吃水果的朋友，花一二毛钱，把虎拉车（苹果之一种，小的）大花红，脆甜瓜之类，放在冰箱里镇一镇，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又凉又脆又甜。再不然，买几大枚酸梅，五分钱白糖，煮上一大壶酸梅汤，向冰箱里一镇，到了两三点钟，槐树上知了儿叫得正酣，不用午睡啦，取出汤来，一个人一碗，全家喝他一个“透心儿凉”。

北平这儿，一夏也不过有七八天热上华氏九十度。其余的日子，屋子里平均总是华氏八十来度，早晚不用说，只有华氏七十来度。碰巧下上一阵黄昏雨，晚半晌睡觉，就非盖被不成。所以要笔杆儿的朋友，在绿阴阴的纱窗下，鼻子里嗅着瓶花香，除了正午，大可穿件小汗衫儿，从容工作。若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更好，电灯下，晚香玉更香。写得倦了，恰好胡同深处唱曲儿的，奏着胡琴弦子鼓板，悠悠而去。掀帘出望，残月疏星，风露满天，你还会缺少“烟土披里纯”吗？

（原载1944年8月1日重庆《新民报》）

白门之杨柳

在中国词章家熟用的名词里有“白门柳”这个名称儿。杨柳这样东西，在中国虽是大片土地里有它存在的，可是对于这样东西，却特地联系着成一个专用名词，那实在有点缘故。据我个人在南京得来的经验，是南京的山水风月，杨柳陪衬了它不少的姿态。同时，历代的建筑，离不开杨柳，历代的文献，也离不开杨柳。杨柳和南京，越久越亲密。甚至一代兴亡，都可以在杨柳上去体会。所以《桃花扇》上第一折听稗劈头就说：“无人处又添几树杨柳。”

南京的杨柳，既大且多，而姿势又各穷其态，在南京曾经住过一个时期的主儿，必能相信我不是夸张。在南京城里，或者还看不到杨柳的众生相，你如果走过南京的四郊，就会觉得扬子江边的杨柳，大群配着江水芦洲，有一种浩荡的雄风，秦淮水上的杨柳两行，配着长堤板桥，有一种绵渺的幽思。而水郭渔村，不成行伍的杨柳，或聚或散，或多或少，远看像一堆翠峰，近看像无数绿障，鸡鸣犬吠，炊烟夕照，都在这里起落，随时随地是诗意。山地是不适于杨柳的，而南京的山多数是丘陵，又总是带着池沼溪涧，在这里平桥流水之间，长上几株大小杨柳，风景非常的柔媚。这样，就是江南江水了。不但此也，古庙也好，破屋也好，冷巷也好，有那么两三株高大的杨柳，情调就不平凡，这情形也就只有南京极普遍。

杨柳自是点缀春天的植物，其实秋天里在西风下飘零着黄叶，冬天里在冰雪中摇撼枯条，也自有它的情思。而在南京对于杨柳的赞美，毋宁说是夏天。屋子门口，有两株高大的杨柳，绿阴就遮了整个院落。它特别的不挡风，风由拖着长绿条子的活缝里过来，吹拂到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晚上一轮白月，涌上了绿

树梢头，照着杨柳堆上的绿浪，在风里摇动，好像无数的绿毛怪兽在跳舞。这还是就家中仅有的杨柳说。如走上一条古老的旧街，鹅卵石的路面，两旁矮矮的土墙店铺，远远的在街头拥上一株古柳，高入云霄，这街头上行人车马稀少，一片蝉声下，撒着一片淡淡的绿阴，这就感到一番古城的幽思。

在南京度过夏天的人，都游过玄武湖，一出了玄武门，就会感到走入了一个清凉世界。而这份清凉，不是面前的湖水和远峙的山峰给予的。正是你一出城门，就踏上一道古柳长堤，柳树顶尽管撑上天，它下垂的柳枝，却是拖靠了地，拂在水面，拂在行人身上。永远透不进日光的绿浪子，四处吹来着水面清风，这里面就不知有夏。我曾在南京西郊上新河，经过半个夏天，我就有一个何必庐山之感。这里唯一给予人清凉的思物，就是杨柳。出汉西门，在一块平原上四周展望，人围在绿城里，这绿城是什么？就是江边的柳林，镇外的柳林。尤其在月下，这四处的柳林，很像无数小山。我住家所在，门前一道子江，水波不兴，江边一排大柳林，大柳林下，青苔铺路就是我家的竹篱柴门，门里一个院落，又是两株大柳树。屋后一口塘，半亩菜又是三棵大柳树。左右邻居，不用说，杨柳和池塘。这一幢三进平房整天都在绿阴里，决没有热到百度的气候。我于这半个夏季里，乃知白门杨柳之多，而又多得多么可爱。

（原载 1944 年 8 月 8 日重庆《新民报》）

日暮过秦淮

在秋初我就说秋初，这个时候的南京，马路上的法国梧桐和洋槐，正撑着一柄绿油油的高伞。你如是住在城北住宅区，推开窗户，望见疏落的竹林，在广阔的草地上，抹上一片残阳。六点钟将到，半空已没有火焰。走出大门，左右邻居，已开始在路树阴下溜着水泥路面活动，住宅中间，还不免夹着小花园和菜圃，瓜架上垂着一个个大的黄瓜，秋虫在那里弹着夜之前奏，欢迎着行人。穿上一件薄薄的绸衫，拿了一柄折扇，顺路踏上中山北路，漆着鱼白色的流线型公共汽车，在树阴下光滑的路上停着。你不用排班，更不用争先恐后，可以摇着你手上那柄折扇，缓缓的上车，车中很少没有座位。座椅铺着橡皮椅垫，下面长弹簧，舒适而干净，不少于你家的沙发。花上一角大洋，你还是到扬子江边去兜风呢？还是到秦淮河畔去听曲呢？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不讳言，十次出门有九次是奔城南，也不光为了报社在那儿，新街口有冷气设备的电影院，花牌楼堆着鲜红滴翠的水果公司，那都够吸引人。尤其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我的朋友，几乎是“每日更忙须一至，夜深还自点灯来”，总会有机会让你在这里会面。碰头的地点，大概常是馆子里的河厅。有时是新闻圈外的人作主，有时我们也自行聚餐，你别以为这是浪费。在老万全喝啤酒吃的地道南京菜，七八个人不过每人两元的份子。酒醉饭饱，躺在河厅栏杆边的藤椅上，喝着茶嗑着瓜子，迎水风之徐徐，望银河之耿耿，桃叶渡不一定就是古时的桃叶渡，也就够轻松一下子的了。

我们别假惺惺装道学，十个上夫子庙的人，至少有六八个与歌女为友，不过很少人自写供状罢了。南京的歌女，是挂上一块艺人